



道理都在剧名上

评《不完美受害人》



《不完美受害人》仿佛每一拳都打在新闻热搜榜上,酒桌陋习、职场性侵、权力霸凌、家暴离婚……观看这部剧时,我们感受到了它奋力奔跑的速度,追上了好些社会热点。

这是一部实打实的话题剧。尽管有些年轻观众觉得剧情没什么新鲜感,“早在网上目睹,开撕过多轮”,但对于更广泛的大众来说,这依旧是犀利的现实故事,是勇敢直面职场性侵的严肃大剧。

道理都写在剧名上。初看到“不完美受害人”这个名称,人们马上会联想起举报吴亦凡性侵的都美竹。去年吴亦凡被以强奸罪、聚众淫乱罪判刑,深陷旋涡的都美竹在网上自称“我不漂亮,不完美,但我尽力了”。道理很简单,无论受害者完美还是不完美,加害者都该依法惩处。

在性侵案中,受害人为什么需要“完美”?因为,受害者所面对的不仅是直接的施暴者,还有来自整个社会各方面严苛的“道德评判”。和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性侵案更难得到处理,更容易惹得满城风雨、横遭议论。受害人除了身体,更遭受着精神上的重创。

《不完美受害人》成功地塑造了不同身份的女性角色,形象多面而立体。女律师、女警察、女受害者、妻子、情妇……她们身处错综复杂的关系里,互相作用,立起了闪亮的人物群像。

周迅饰演的女律师林阍,一开始只想尽快用钱平息风波,受害人忍不住讥她:“处理那些男女之间的

烂事,和勉强扶弱、投资并购相比,它不脏吗?一边心里评判我目光短浅还是欲壑难填,一边居高临下地鄙视我、嘲笑我,你是这样的吧?”女律师被触动。身为女性,同样身处恶劣的环境,她决心投入战斗。

陈数饰演成功的妻子,曾是创业元老,为孩子退居家庭。丈夫被告后,她冷静地协议离婚,避免他的董事长职位并被取而代之。从“成太”变为“辛董”,在商界杀伐果决的同时,她和前夫间的感情表达也是细腻、多层次的。

出彩的还有董洁。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对于被男性权力者盯上的猎物女孩,最蔑视、嫉妒她们的不是正妻,而是身份复杂、内心扭曲的情人。她在这个权力网络中属于帮凶,在利益和情感两方面都暧昧不明,顺从封建后宫般的潜规则。

若是说遗憾,还是林允饰演的受害人依然如弱小无助可怜的白兔,灰色成分不够。赵寻为何前后口供不一,因为没有应对经验,因为权力不对等。这样的女孩放在哪个年代来看都没啥可批评、挑剔的,“不完美”程度还不如《暴劫梨花》里朱迪·福斯特演的在酒吧被性侵的姑娘。

《不完美受害人》中有些台词,包括赵寻讥讽林阍的话,语句思路太清晰、精准,仿佛是将网上来回辩论总结过的金句梳理过后,塞到了角色口中。熟悉网上议题与话术的观众一看,便忍不住地一激灵。这其实

也反映出,今天的社会观念发生转变,某些问题争议,已经成为常识。

曾经,女性遭到的巨大伤害,在男性眼里不过是一场风流韵事。二十年前,也有部剧将道理明晃晃写在名字上——《女人不再沉默》,它是中国“首部反性骚扰电视剧”。女主角潘婕曾因拒绝潜规则被换角,与某导演在酒店大堂发生肢体冲突,打官司还输了。她感叹:“当时在场围观的少说有十几个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我甚至连抗争的权利都没有,更别说改变了。”

而现在的风向真的有所改变了。以前女艺人遭侵害,担心裸照被曝光,心惊胆战多年,仍阻止不了最担忧的事发生。现在的女明星被不法分子用私密视频敲诈勒索,即刻报警,让渣男现形。过去,呼吁抵制性暴力的作家遭到网络攻击,而现在骚扰她的网民几乎消失了。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女性权益获得更多的正视,受害者越来越多地敢于发声了。

文艺作品讲述现实问题,是可以推动社会拨乱反正的。中国台湾地区风起云涌的反性骚扰运动,其导火索是网剧《人选之人·造浪者》,那句“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鼓励现实中的女性纷纷站出来揭发。那么,追赶社会热点的这部《不完美受害人》,还能在将显而易见的道理点明后,再多跑几步吗?

“审美超前”记得搭桥

——从舞蹈诗剧《诗忆东坡》引发两极反响说起

◆ 朱光

自《只此青绿》火遍全国之后,东方演艺集团力邀现代舞艺术家沈伟耗时20个月创作出一部同样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但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的舞蹈诗剧《诗忆东坡》,日前在上海首演。如果说“青绿”是因为在审美上“领先一步”而使得观众如痴如醉,那么“东坡”则因为审美超前了“三步”,而使得观演反响两极分化——这部囊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围棋书画诗词赋和当代艺术里的现代舞、交响乐、当代画,具有镜头感、抽象感,整体节奏还相当慢的作品,对于不熟悉以上融汇东西、博古通今的艺术形式且预设自己要来看“苏东坡这个人”的观众而言,不太符合预期。这就造成了观演后的两极反响——喜欢该剧的赞赏它为“国际传播领域中,既发扬中国审美特质,又符合海外欣赏习惯的破冰之作”;不喜欢该剧的则在社交媒体上“劝退他人”道:“被创(受到创伤),快跑!”

同为“青绿”与“东坡”的“父母”,前身之一为东方歌舞团的东方演艺集团,是国家级演艺集团,承载着面向当代与国际,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社会责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去看东方歌舞团的演出就是全民盛事。《只此青绿》引舞蹈观众“竞折腰”是东方演艺近年来又一个现象级作品。

“青绿”的成功,在于让故宫博物院里的《千里江山图》“活”起来。该剧把这幅名画的制作过程一一拆解、展现,让观众了解到织绢人、磨石人、制笔人等如今称之为“非遗传承人”在成就一幅被视为江山社稷主题的传世之作中,做出的贡献。与‘此同时在色调上再现了出自矿石的青石、石绿以及群青、赭石、朱砂等如今日常生活中不常见的宋代“流行色”。其舞蹈动作设计之美,在具有宋代流行色的背景下,轻易地打动了最广大的观众。而戴着眼镜的展卷人,赋予该剧当代视角。在临近剧终时,他与《千里江山图》绘者王希孟的“隔卷作揖”则深切打动了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懈努力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今天的“传承人”……以往,中国舞蹈剧目中很少有以解读作品角度切入的“阐释性”剧目——解释说明,是话剧的功能。因而,从以当代视角阐释传统文化之美的角度而言,“青绿”是从零到一的巨大突破。

“青绿”是以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东坡”是以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既然有了“青绿”的成功,东方演艺并不想“自我重复”,而是“更进一步”,邀约了戏曲坐科10年、擅长中国象棋书画且因现代舞而蜚声世界的现代舞艺术家沈伟,来创作一部以现代舞展现苏东坡诗词精神

的舞蹈诗剧——太难了!沈伟起先婉拒三次。最终,对于如何以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挑战,激发了沈伟的创作欲望。

《诗忆东坡》“审美超前”的三步,首先在于——不叙事。名字里有“东坡”,但该剧不谈东坡个人成长、官场失意、情感“两茫茫”,只是以沈伟自3000首苏东坡诗词中,按其表达的不同内容和情绪,梳理出15首来展现其精神内涵。为什么是15首?最初是29首,“不能字太多,字多就成为话剧了”,沈伟说得实在,舞剧就不应该开口唱几首歌、字幕出太多字——唱歌的是歌剧或音乐剧,字多的是话剧。艺术家的能耐就在于,在剧种规范里创造艺术。

不叙事带来的第二步“审美超前”是——较抽象。音乐,能做到“拟声”已就算是尽力具象了。所以民乐里听得出《百鸟朝凤》,交响乐里听得出《彼得与狼》,但也仅限于动物发声而已。舞蹈,能做到“拟形”也是高手,如《朱鹮》。抽象的音乐与舞蹈,确实考验观众的审美经验与能力——审美知识如作家作品可以学,审美感受纯粹个人体验靠积累。举例而言,全剧开场,天幕上有一个动态图,展示了东坡从眉州出发,途经常州、黄州、杭州、徐州等将近20个地点的路线图,每一个箭头都是白色直线。第五幕结束时,出现了一个视频——画面上只有一个握着毛笔的人的手,下笔手法如书法般顿挫,以为他要写字呢,忽然发现黑色毛笔换成了白色毛笔,继而再换成青绿色油画刷子,再以明黄色提亮且笔触转而油画“刷”,勾勒出的线条进而接近旅法画家朱德群的风格……有人,能了悟”这是东坡此生路线图乃至精神路线的艺术化呈现,且是该剧“点题”之处——以中国书法技法入手,以东西融合的色彩与线条形成当代画作”;有人则质疑:“舞剧里为什么要插一段不知所云画画啊?”似乎,也对。

较抽象,带来第三步“审美超前”最容易引发的问题——感受“劈叉”。完全跟不上审美逻辑且熟悉沈伟以往作品风格的观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完全跟不上的则感觉“被重创”到匪夷所思;时而上时而下时掉队的观众则容易陷入怀疑:是哪里出问题了,我还是剧?



轻松消解严肃

——“学术流行语”带来的快乐

◆ 徐佳和

一些属于专业学术领域的词汇最近常常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突然出圈,人尽皆知,在丰富语言表达的同时,也反映了当下人们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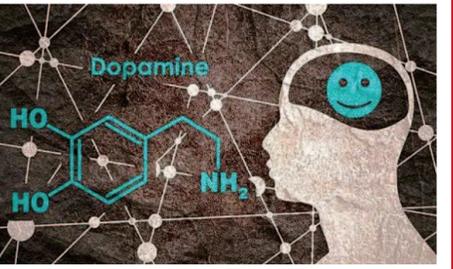
这个夏天,街上的颜色忽然多了起来,亮黄、莓红、果绿、粉紫……人们身上的配色似乎不再一味崇尚克制简约,而更倾向于“乱花渐欲迷人眼”。通过色彩鲜艳的衣服来给自己营造愉悦感,提升正面情绪的“多巴胺穿搭”成了一股时尚潮流,连最新发布迪奥秋冬成衣秀也以斑斓绚丽的色彩一扫沉闷。“多巴胺”眼观着一个典型的生僻生物学名词变成了一个大众皆知的流行词。

多巴胺原是指“内源性含氮有机化合物,为酪氨酸(芳香族氨基酸)在代谢过程中经二羟苯丙氨酸所产生的中间产物”,简言之它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递脉冲的化学物质。这种脑内分泌物和人的情绪、感觉有关,它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多巴胺的另一面也与各种上瘾行为有关。阿尔维德·卡尔森(Arvid Carlsson)确定多巴胺为脑内信息传递者的角色,使他赢得了2000年诺贝尔医学奖。人们只取用“多巴胺的产生可以让人开心”这一面的作用把这个词风靡一时,成为今夏最时髦的形容词。于是,万物皆可“多巴

胺”,咖啡、奶茶、酸奶、气泡水等各路饮品的包装、广告配色也纷纷推陈出新,更加鲜艳明快。

意大利设计理论家里卡尔多·法尔奇内利认为,“如今颜色不再仅仅是一种感官体验或事物的特质,而是作为一种心理范畴,与生产、传播及呈现它的方式共存。”长期以来人们对色彩的批判,让极简配色和智识上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丰富的颜色则是花哨、幼稚的表现。许多人热衷于穿彩色衣服的时间段大部分都在童年,因此穿彩色衣服总让人忆起小时候。也许今年夏天的这场多巴胺风潮就暗含着对优雅、节制的突破,追求最原始的快乐。

另一个突然从冷僻的专业领域中一下子爆火的例子还有“维特根斯坦”。近日,歌手刀郎以一首风格独特、歌词隐晦的《罗刹海市》突然火爆网络。在《罗刹海市》的结尾中,他生引入了“一位哲学天才,使之难得地被大众注意到——“西边的歌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还让维特根斯坦的富二代身份暴露无遗——这位哲学家是奥匈帝国晚期奥地利最杰出的企业家之子。



林距离

别带入口迷魂阵

◆ 林明杰

非但学佛修道的人容易落入口头禅,学艺术同样。学艺术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从没深入学习探究艺术的底层逻辑,却学会了一套套话术。今天我们在网上看艺术评论,到处可以看到话术的套路。它甚至连心灵鸡汤都不是,只是迷魂汤。

不久前看到一新晋网红艺术批评一位著名画家。虽然我并不太欣赏这位画家的作品,但我也同样不能认同艺术评论人的说辞:“画面碎、乱、躁、花、荒、陋”“没有静气、文气、浑厚高华之气”“文学修养非常不够……”

这些形容词太抽象啦,究竟怎么才是不碎不乱不躁?什么才是文气静气达标?怎样的文学修养就够了?文学修养不够就一定创作不出好的艺术作品?那是不是能反过来要求文学家的艺术修养必须达标呢?

艺术作品为什么不可以碎、乱、躁、花、荒、陋?很多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就犯了这些“忌讳”了。米罗很碎,通布利很乱,蒙克很躁,草间弥生很花,倪云林很荒,徐青藤很陋……那又怎么了?

至于静气、文气、浑厚高华之气,虽然听上去很高级,可以有,也很好,但并非艺术之必要条件。中国古代艺术某个阶段主流确实推崇静气、文气之类,甚至把禅修跟艺术融为一体。但放到人类艺术中去考量,那也只是一种取向,一种实践和探索的方向、潮流,而非全部。难道艺术不可以不静气,不文气,不浑厚,不高华?新中国以

后,中国传统绘画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诞生了一大批“不静气”“不文气”的作品,其中有不少成功的,但也有真实反映了新时代中国人精神状态的经典之作。恰如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时所期待的,用艺术改变国人病弱的神状态。文气、静气虽然好,但不文气、不静气并不意味着不好。世界那么大,容得下各种不同的人;虚拟的艺术世界应该更大,容得下各种不同的风格。

某些艺术作品确实有抚慰人心灵的作用,但它并不意味着全部。因为艺术家

不是心理医生,也无须承担这个责任,更没必要和可能去抢医生的饭碗。

有些艺术家,比如蒙克,他的作品看上去极度“变态”,痛苦、狰狞、不协调……但这恰恰反映了苦难的人真实的心理状态。在蒙克之前的西方艺术主流,都是甜甜美美,甘当贵族阶级的点缀和教堂里的“背景板”,从未关注和反映过人类真实的痛苦和崩溃状态。蒙克这么做了。他体现的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人类痛苦的关切。他不是让你看了舒服的,他就是让你不舒服的!

八大山人的白眼鸟白眼鱼也同样如此,它们本身就不是画来讨好你的。它们只与有共鸣的人握手,并不想强颜欢笑作揖鞠躬讨好权贵。

某种角度讲,文学艺术都是探究人类自身状况的。它可能发现问题,呈现问题,但主要功能不是解决问题。譬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不能解决婚姻自由的问题,但它通过一对相爱男女的悲剧,极大地震撼了时人的心灵,触发人们反省自身的蒙昧,反思神权对人性的压迫等问题。如果艺术能解决所有问题,那政治、宗教、科学、经济、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干什么呢?呈现问题,意义也是非凡的,相当于迈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我们评论一个画家或者一幅画,首先要把他放在纵向和横向的座标上去比较,看看他是否有独特的创建。没有创建就不在艺术范畴谈。若有创建,则评估其创建价值之大小。接下来则要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要这样画,他的想法是否有启发性,他的画法是否很好地达到了效果,而不是用一堆毫无底层逻辑的大词儿去狂妄滥炸或胡吹乱捧。做艺术评论的目的是启发人们进行理性思考,而不是进行一场迷幻式的躁乱。



扫一扫关注“新民艺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70岁的演员真的不能演少女吗?

◆ 邵宁

最近,71岁的刘晓庆在网络大电影《冰雪狙击2》中饰演17岁少女引发热议,网友批评道:“麻花辫造型太违和,求求你放过观众吧。”剧中演父亲的演员才53岁,刘晓庆足足比对方大了18岁,但她却要喊他爹,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离谱。”刘晓庆却表示:“我自己演得特别好,没有我不能演的角色,我本来就是由内到外的年轻啊……”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70岁的女演员真的不能演少女吗?

70岁演员能否演少女,在戏剧舞台上其实并不是问题,甚至80岁的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妙龄少女杜丽娘依然能赢得点赞。那么,为什么观众可以接受舞台上的“老少女”,却无法接受影视剧中跨龄装嫩?

这要从戏剧和电影的艺术特征说起。戏剧,包括戏曲,其最大的本质特征是假定性。无论西方和东方,戏剧的起源都是“讲个故事给你听”和“演个故事给你看”,所以,观众完完全全接受了舞台上的一切都是假的,是“做戏”,因此,演员只要“做”得好看,年龄就不那么重要了。

其次,戏剧是在舞台上演出,由于观众席距离较远,演员脸上的皱纹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戏曲还可以通过服装、化妆,完美掩饰大龄演员的外形,塑造出接近少女的形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戏剧对演员的表演技巧、形式之美有更高的要求。中国戏曲更是注重唱、念、做、舞(武打),程式化是其突出的美学特征,无论是

出场、下场、骑马、走路,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是程式化的。戏曲动作充满形式美,除了要求韵律、节奏感之外,更是要求超脱直线和平面,追求立体感的“圆”……这些,没有多年的严苛训练和深厚功底是无法达到的。而只要完美做到这一切,谁演、演谁都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四大名旦”的时代,从没人质疑过男人怎么可以演少女。

话剧也是如此,演员的基本功包括声音、形体、台词、表演等各方面。一名优秀的演员可以跨越年龄,演好“女人的一生”。最近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配角奖的演员杨春荣,在话剧《深海》中饰演黄旭华妻子李世英,无论是20岁时的少女感,还是70岁的沧桑感,50多岁的杨春荣都表现得惟妙惟肖。

影视艺术则不然。尽管电影和戏剧存在亲密的关系,但直观的逼真性是电影的最大特征。影视艺术所展示的是一个“真实的时空”。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无论是时代氛围、情节展开的环境,到演员表演以及人物的化妆、服饰,都是越真越好。让-吕克·戈达尔就说过:“生活和电影没有区别。”摄影机的“显微”功能也让演员与观众零距离,特写镜头更是会将脸上的皱纹放大。尽管现在有无滤镜、美颜镜头之类,但观众的眼睛依然无法欺骗。

70岁的演员演17岁的少女,并非不可能,但不同的艺术门类有其不同的特征、规律。一切创作都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观众,绝不能随心所欲。